



江戸繁昌記

三篇



76
3163
3



門ル 4
號 3292
卷 3

門ヲ 6
號 3163
卷 3

天保五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二編

江戸繁昌記

克巳塾藏板

昭和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購求

馬印

花中
三
也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一、天地間莫事而非命矣。莫物而非命矣。然而命之於人，也有定而不動焉。有動而不定焉。動者可以進退也。不動者分毫不可庶幾也。何曰分毫不可庶幾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生而有分焉，是定命也。何曰可進退曰：天子達庶人，正其心誠其意，則國治家齊，不則不能得然矣。是動命也。其然矣。而天子亦人也。庶人亦人也。聖亦人也。我亦人也。然而有貴賤賢愚之分焉。天子既已正其心矣，然而國且遭變，庶人既已誠其意矣，然而身且蒙難，何也？蓋有所因而然矣。

其既爲有所因也。以一生論焉。一生論之而不盡也。數世以論焉。數世而不盡也。則遂推一開闔之世而取命焉。然而陰陽之一開闔。世界之一生滅。遂卒歸乎無始無終也。則因之所因。亦卒歸於不可知而止焉。然則命終不可知。耶。蓋聖人而知焉。雖則卒歸於不可知乎。豈以我不可知而疑。聖人知而所爲教者。可乎哉。則我之與人。皆當守其定命。而欲動命使之進以新也。已。兵項者。繁昌記二編成。易米換錢。又支數月之飢。十日之霖。不至。邊病居士喜而不寐。嗚呼。數月之支喜而不寐。是貧人憂士。一小命分也。爾貧

人數月支糧。富人視之何如也。豪士一時戲文。大儒視之何如也。雖然。命之末如何也。又將營數月之糧。凹硯。秃筆。倉卒起草。一夕者。擲筆大哭。還拾筆大笑。且笑且哭。終幡然改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平生所學。其此而已。哭之亦不知命也。笑之亦不知命也。聖人之道。可笑。笑之可哭。哭之則吾哭之。不省今也。吾笑之。不畏命也。乃守分焉。安命焉。樂天而記。開帳。神雖崇乎佛。雖尊乎不仰。江戶賽錢。阿彌陀。或欠光神之格。不可測。爭舉靈趾。競運妙脚。輻多。湊々四遠。

姜華未知神福都人耶抑人福佛耶佛某神某先開
帳者旬日去處所在揭榜文曰某地其靈開帳幸其
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期都人歸依逆靈于郊旆錦
幟綺並作記識連老併幼結行排陣不知者以為今
日有祭事汗雨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訪糖一般徒
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威佳美街德萬
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
錢雨拋一箇賣神酒一箇呼靈符一箇何一箇何皆
叫何由此出何此所有時々喝道靈寶在左左攔西
折以次陳寶有人在傍說其緣故揚言曰所奉安置

於此靈杖者此是昔殷湯七年之旱天下井水皆涸
人民苦渴弘法大師哀之念咒把之在々桶之靈杖
杖所刺即抽泉如一拜之惡事災難悉除之大師誓
願也便使細竿捲上帷帛喝道須近前拜一拜其次
說起曰昔在神功皇后親征三韓彼告急明乃大明
天子下詔遣關羽張飛等率數萬兵來援后便令武
內宿禰迎戰短兵已接我軍危敗后在中軍急麾以
日蓮上人所書七字妙旛魔風忽起神兵降天敵
軍大敗關張等繞以身脫那時靈旗此是也近前拜
之次又說靈次且說妙三國傳末狐之尻珠八文四

面裡之畢九唾壺出現蛟龍箱根閑西魘水虎屍
鬼首級一欄內極天下奇觀

歸德依靈負具連中儕輩皆爭供物千位萬置懸彩
陳華亦為一壯觀俗謂之奉納物奉納所外那邊觀
物這邊幻技戲場劇棚鳥豕相撲酒壚茶竈魚鱗相
連且有梁資曲擣者趁開帳所下店數人一裝紅帕
抹額叫聲梁資曲擣高評々々一箇操杵一箇曰手
一呼一杵一叫一手低昂作態曲節呈响更杵代曰
輪曰輪杵環曰追逐隔曰調謔我奪寶彼持虛彼停
手我錯度百杵已熟双手抓之顆々拈珠直向大盤

裏拋寫正是秋果熟時風伯摧林蜚龍沖空春雹碎
天珠大小千亦一顆萬亦一顆曰盤相距可一文然
珠落處牛也箇的萬也一正不看盤外一顆誤迸真
妙壽真妙手高評高評
南瞻部州大日本國中神々佛々沒大沒小屈靈來
仰殆無虛月今算其爲魁者嗟峨釋迦成田不動信
州如來身延上人此等是也今春開帳千九所成田
不動亦照舊例來深川開帳焉都人賽詣趨星捲潮
負具奉納賭豪湧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一
戲衆觀可推

方數十步間葺一大榭四面設戲梁上當中懸一箇
綵燈罩一部鼓吹鼓鑼動角椰子响響只見帳落現
出一字伏魔殿山險林猛白揚扇指示說道箇這擬
水滸傳第一回洪大尉誤走妖魔模樣那偶大尉應
聲睛轉指動火把一炷掘開石碣猛聽到喇一聲
黑氣一道從穴裏出挪响機轉殿宇山巖望後倒覆
只見野天荒涼遠林欲昏一波坐下羸馬一漢跌在
馬尾遠々一箇莊院燈光閃出白叫王教頭私走延
安府此處是也須近前拜一拜機輪西壁而箇好漢恣爭賭鬪
智深舉杖照頭待打史進撚刀迎杖尾棺廢寺馮出

幽邃撥倒一面白虎節堂玉欄椒壁金碧映射林冲
擎刀立在簷前白叫木鳴南面開一箇山神廟四天
一白朔風捲雪管管已斃富安待走林冲拈鎗擗倒
陸虞候鼓急笛唳雪晴廟碎城郭漸々湧出於地慌
得觀者魂飛魄散那扈三娘雙手揚劍砍除林箭鐵
眉縱翠長袖飄紅正是殺氣場中彩霞落空三郎羯
鼓牡丹驟開破次超段跳出這娘是技人妙思既而
東作退則所謂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者四而高山
三關雄壯聚義廳上宋江李達等俯仰成態三面通
變山疊焉水流焉水近而遠山小而大作那方圓八

百餘里縮圖白叫先客讓後

明王靈龜以六月朔鎖焉聞鎖後特乞拜者一開獻一兩金然猶乞者爭之一開一兩一兩一開一兩一兩一開一兩一兩一開信宿中又為一大開帳嗚呼雖出明王靈驗所有然自非這都爭得此閉後之開盛哉開帳

一友生來贊予曰去年初篇記江都一大患者火也爾切誠都人慎火然今春無火數十年來所未聞見抑妙矣豈得非予神文靈筆須近前拜一拜誠之之所由然歟居士不有歸之明王曰何也曰今者偶憶前番不動

來都下大火因或言明王背上分火炎頗壞名聲乃今春無火果知明王保名之力愛民之靈蓋收其炎生笑曰善既已收之所餘唯熱宜也都人趨熱一兩兩々宜哉

古言蠅附驥尾千里致行士依青雲名聲施世思今世不唯此而已神亦然佛亦然有客人權現者附明王尻開帳焉蓋亦得賽錢云居士拍手曰妙々其附尻稍進繫腰恐被那火燒危矣嗟夫已附尻焉得生涯為主善哉稱其客人居士亦驚其名利如可求欲附者久曷難放尻之患獨奈天下無驥吁矣

祇園會

天神地祇大小祭祀極繁極豐其最者山王神田二神是也此為江都兩大祭事山王六月明神九月間歲行之物色之美人心之狂莫過焉觀者重舍餅臈輻自四方與事少年神諫氣顛魚論杖者亦從狂顛其揚美耀豪剪錦裂綺金縷洩泥綾羅掃塵爭出工夫競抽新奇然猶江戶人曰倉奉祭事與都人奉祭事也日米兒女輩不甚欲觀焉祭事有日祭服既成人々廢業打扮四走故往氏族之家遠訪知識之人錦衣不網耀諸路人氣萎脚麻仆而止晝錦數日祭

華黃梁一枕睡味真似夢中事先祭一日家施攤張翠鋪紅錦障銀屏以待觀客至夜分燃紅燭流綠酒肴肴核狼戾歌吹成海郭內聲妓徵聘掃地羅及東山餘妓力不足者皆就所知請處女善謳者且傭拙而好譁男兒輩雜之肆業長歌豐後喧嘩互發一中淨琉璃不入時東鄰河東不如西隣餘志古濃都人縱遊皆以此夕傍觀佇聞品竹評絲過下俚巴人調謔攬之次以惡聲騷人韻士別着眼目指障點屏細品其畫圖取觀焉孰思挾一大展覽於此雜叢裏心信也雪舟也宋畫明筆一巡歷認名流百家之

本日昧爽山車鼓譟以次挽出其數山王四十五歲
明神則三十六友人某神田祭歌句云棚車三十有
六輛車上倪儷造得新沐猴戴冠楚王刺野雞棲鼓
虞庭晨獅子奮迅花作錦海神激怒浪翻銀皎月秋
深武藏野白鶴春燕鐵倉濱山車外別演雜戲謂之
附祭曰治臺曰挽物曰泥黎一屏一索各具鼓吹句
云又見波臣朝天儀魚服鱗裳威巍々金石鐸々幾
隊樂紅綠眩々數竿旗八大龍王奉珠玉垂髮高冠
誇淑姿梨園子弟朱階下落梅一闋和琴吹沈香亭

上倚闌者東巷二嬌某氏兒共舞霓裳羽衣曲小妹
三郎大姊妃競抽新奇者是也
少殊情貧富異趣人間常例也然使此同之者或
有之而祭事亦居其一焉少年狂杖者從亦狂貧人
顛富人從亦顛然少年易狂杖者猶難貧人易顛富
人猶難試錘二難杖者猶易富人竟難不難也則不
富所以難也乃少年貧者易狂或至賣子鬻妻富翁
則泰山不動矣曰世間貧愚惡知富人心謂馬謂牛
亦可勿使一錢費於祭事然兒孫欲與事也使慈母
請之而泰山不動翁頓聾矣親戚謁之不聽伴頭諫

之不聽，家人僉諷兒輩咸懟不聽焉。不聽焉，既而祭事有日，鼓聲殷々，人氣漸譟，錦繡往來，觸眼，衡心。泰山不得弗少動矣。自誠曰：勿求氣，又觸，又衡，不得弗復動。猛省曰：勿求心，秉燭步筭，然猶殷々不絕於錦繡妍々，心目翁意動難制。泰山將崩，伴頭埋首多時，忽擲珠盤投鍵袋而起，遽召伴頭，突然誓曰：所不許者，有如水道。水道伴頭錯愕，不知所答。翁曰：祭事爾先不許者，吾有所思也。今決矣，使小廁急走大丸。帛繡吾且思之，遂起之寢。家人喜可知矣。翁不睡，運思於帷幄中，定事于千載上，自以為新恩妙案。糊街紙家天公技藝坐待且命伴

頭錯愕，家人失笑。皆謂已之愈為老婆，諫焉弗肯。伴頭論焉，弗肯於。是乎家人斟酌潤色之，而事定。書曰：我其發出在吾家，耆翁之謂乎。祭事常例，家炊赤飯，乃糯米。一時傾萬斯，倉炊烟朝熱千斯，竈此猶細事不足言也。酒滔天，燭集天人，之狂譟，反覆天地，則一戶數日浮費可推知矣。且有費中之費，無用之用者，攔于是也。疊樽是也，祭前一日工來，施闌一欄，值數銀，且追祭人過踐跡，毀之，奪欄材，去是亦常例。空樽數百，疊積出山，綴以燈籠，以作京觀，是亦古例。其他常例不遑例舉。

俠客

技劍擊柱兵革餘風勢然兵元和一統以後世尚慣
武士氣慄悍試劍於人乃游俠者流藉々駢出于其
間雖不無古人所謂以武犯禁者然其膽大氣高輕
財賭命一諾千金挫強援弱韋馱天披革半掛騎着
鬼影馬來肚裏決不少憐凜々赫々垂名釋史收跡
戲場者比々有焉而幡隨氏為之巨擘其他滅金喜
右工門夢市郎兵衛寺西閑心鐘彌左衛門等所為
蓋亦有足多者丹波大夫操鐵拍節妓女錦木拋擲
被踏白又當日光景可想可奮矣居士嘗謂倡優三

外赭顏突鬢披素幘踏長袴大唱扮武砍飛數首於
一刀揮下此為家藝是蓋古人眼中之觀之存于今
者也前日俠客之盛兄弟結黨大小締社乃作神祇
唐犬鐵棒鶴鴿等號雁陣魚貫衡行賣俠因或士人
好事亦徃々為之轉柳抹花弄武惹爭於戲刑政
之嚴仁德之薰俠客殄戮衡行滅跡清世之
存餘風者土著丁男是也恒言江戶人江戶人因飲
水道水膽大矣死生之際頑節難奪爭鬪中守似義
之轍意豪氣傑有進無退古人言忠義之降激而為
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然比彼儒生其志寥寥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儒者之行
貪財賣聲假虎使狸愧天愧地人羞自羞輩猶似者
萬々嗟夫易流乎懦者治世之弊今儒人自非飲水
道水洗濯其腹少尚節義挾古豪風安見爲維持世
教之物也可勝嘆哉

工丁魚男諸土著人中火丁最客氣都人字之曰爲
者梁冀鳶有蓋名其張肩賣威之狀耳其人者老舌
而言累踵而坐常不放手帕或委肩端或安頭上若
提若佩使之不須更去軀者與士流上廁不放小刀
一同格式其數若干名以國字四十八別識分部中

除ハヒヲ三字易百千萬三字按國音ヒ火通蓋忌
之也ハ音同此蓋避之也都俗謂陽物曰ハ忌蓋在
此歟部次自一至十而中欠四七數予未詳何故侯
大儒先生穿鑿

江戸人抗氣軋威一句違言萬丈湧怒七何氏七藏者叱
曰何這潑皮ハ金郎 戟手曰何々々業畜舐屎並早
脱衣着赤條々相迎眉縱皆裂渾身青龍爪攫鱗突
ハ早引一棒幌一幌照頂門打將來七閃過急抽溝
板架住棒連一運望他脛打倒去ハ亦一閃跳過未
々往々板棒纏覆忽見一人抛戸板壓纏兩脚踏上

鎮得不動手，毫氣急，喝道：「歇！歇！看我面目，且聽吾一
句。」兩箇焦燥，怒氣爲龍，如何挾耳，遂把空拳相搏，腦
裂臉破，散髮淋漓，鮮血滴踵，人々叫苦，尸々鎖難，屋
上觀者，只見七友八朋，狂顛走難，遮七攔八，皆叫：「
止！止！抱住，兩怒東西割拳，然彼此奮怒，眼亦盲，倒使
空拳左右亂打，得左怒右怒，怒々相觸，更起一
爭鬪，孰早報急東西來，援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
右扭，又捧又板，又又又鈎，兩點々霰集々混鬪一場，
驚天開地，弱者仆起不得，強亦骨軟氣索，既而好漢
特來，父老始出，分摔開，扭扶，仆勸軟，都俗呼勸解者。

謂之中人，以其人于彼此間爲之方便也。中人容喙，
遂使彼此洗怒，渝仇，化好期日月，暗雨不拘借酒樓爲好會
所，請方君于青筵席間，七八東西，函丈坐下，儼然如昭穆
位，諸先從昭穆從，穆神田龍，新塲虎，淺草熊，本所豹，諸先
席揮毫衣褲好潔，手帕御側，賀金拜好，疊踵而坐，其若干
兩，其若干鉢，一連書張懸壁上，中人中一個有名，
如漢當中進出東西，揖客乃說，兩箇今番執爭，東如
此西如此，而若走若，是則雙方毫無優劣，乃今看我
們中人面，並指前怒，結好爲兄弟，請列位亦不留遺
恨，遂舉兩盃，令更獻酬，爾時虎捏爪，熊張膽，脫有隻

言煩耳一擊攬眼虎嘯龍驚壞好尋仇呼風噓雲
故齎酬開風止濤貼與千人會刺第一牌時候一般
也似乃彼此穩當則列位好漢咸曰唯々中人便請
為擊玉手拍手表信命曰諾萬掌一拍響崩山岳鼓掌九
點為法前二番六點並緩連鼓後一番三點皆急跳
一點以關之自此而後東西破席齎酬交錯又杯又
盤又羹又膾酒兩點肉叢集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
歌右舞虎嘯龍躍轟飲一場又驚開天地來
或一人被控歸其夥便千百一心荷鈎提斧捲潮來
敲粉碎仇家去使人想見四十義士夜討吉良氏之

昔義士則以畏朝故為之於夜丁輩如何辨晝夜
白日弄兵暴殄天物暴亦莫暴焉殄亦莫殄焉折天
柱碎地軸今大理寺禁令殊嚴此風漸漸
為酒釀爭為錢鑄聞酒肆尋緣屠戶買事拳也讓打
棒也讓打以輪為贏只望背紫頂紅此亦一種爭鬪
也一沸拳揚早把身僵地把背朝天昏暈一死息甦
事就小則酒肉償傷大則藥料償死十字街內一日
數次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叫右嚷雲聚雲散不至
開天

如火丁一大爭鬪此脩好會其費或算千金因或

講和之後不期日月須有火役一大街上兩陣相遇
中人亦間往來傳命彼此相諾兩陣中者老一者抽
伍進出應接拜和遂一齊拍手而退聞近日書畫會
亦多念爭予未知其脩好會上獻酬幾觴拍手幾鼓
中人何如處分之俟書畫會先生考證

外宅

都俗諺曰三女生產一生安活看那橫坊新道
外宅並軒閑居耀妍所謂曲眉豐頰清聲便體飄輕
裾翳長袖者比夕是也綺疏戶內湘簾半捲金背數
種養玉培碧磴間掛畫一幅側鈎下雙三線

都俗謂子坊新道

壁下安置一大桶爐鐵瓶滾湯鍋貝副之烟筒一縱
草匣一橫匣殊小筒殊長傍有香枕照枕安一箇妝
鏡臺翡翠甲首飾數枚堆光紅脂盞金粉盒併鬼兒脚
近日女人以紫
脚換眉刷色々排香奩娘子晏起朝粧不來業也金屏
風上半衣披布連袖掛下粉氣抹香春寒耐遮一戶
內一嫗一婢連一牝狸奴一家四口純陰用事陰中這
等外宅蓋屬中位如上位則柴門深鎖板墻高掩夫子
也牆邊竹種數竿庭砌苔上數點松陰暗處建一石
燈籠方丈茶寮金爐燒麝古銅鏡內清湯沸笙膽瓶
插春博山高烟木理緻密光澤鑑人鐵色奇古碧瀛

可愛往來有貨高談笑有幫間可以歌河東閨春本
樓上扁春如海三字幌掛翠枕括錦宰子晝寢莫入
誅之久矣吾衰不復夢本妻真是括揚生花虛雲
梅老當益壯不使少年樂之可說外築如此一月養錢
百貫不帝是非此繁昌地焉能築得太平之澤春如
海兵聞近日外築之盛不但素封豪賈鋪丁額猶青
能聚養焉况乎往來伴頭乃至下等不能別築徑就
其家養焉用樓當宅孩兒在上雙親在下地尊天親弄妾擬妓或一女遇
五男勿用輪流課日考之字書黜字即是慧彼小星
五在東一人直輪當夕而往自以為快酌三盃飽專

一宵便拋碎銀子命酒令肉酒肉未至間相與倚樓
欄而欵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忽聽兩滴來低々
唧唧妾提耳覺頰嘆一口氣鼓舌曰壞矣那話未那
話來君請須臾避那話醜則醜却箇千金子弟欲奪
先與欲有賣些倍話為避為匿急把某推納後邊壁榻
之隙某不得已而潛焉妾迎客上先所命酒肉亦適至
乃疊手累膝軟語温存雜以戲謔一五互呷一齋同
盞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某在閨中屏息聽之氣
惡腹急摸來摸去要索寸容光現常無欲可有物觸手欲
急縮早被物伸臂扯住某吃以驚猶能忍聲物便低

言齊々休怪我也我也其定氣聽之聲氣甚熟旋鑽
戶隙引燭何意現出一親友相視失笑遂相俱窺焉
何圖外客亦親友中一人耳客何省其被窺酒酣情
流你挨我擠漸入佳境猛聽得後邊櫺戶呀的一聲
有物喝出客錯愕幾暈妾失術逃
次夜有客命酒命肉一碗清醪我一呷汝一呷一鼎
香羹我一筋汝一筋我歌汝和我捨汝咬我々喜々
汝々歡々情濃更闌忽聽人敲戶慙羨吹膾妾爲熟
睡不知外面高敲低叩大叫開門正是胡餅舖急
敲危刀混堂戶曉罵伴頭妾惶急下措迎之則不是

外人家翁醉歸也嫗亦愕醒子母相與慰之而翁深
醉怒氣發越罵妻詈子拋碗碎瓶厲聲曰汝等畜生
扶耳聽更猶淺非丙丁云不俟乃翁還安閑上蓐熟
睡如此鄰失火亦不覺嫗謝曰吾過爾吾過爾觀過且
密之密之更深人定娘使手指天天厭之低々言官在官來
翁深醉如何上耳叱曰我以吾脚歸我家我用吾手
敲我戶我物吾毀我理吾說誰道半句不字猛轉怒
睛着時觀竈前樽倒盤橫翁越怒喝曰畜生汝偷乃
翁不在掠乃翁錢醉飽取樂安閑涉日是何所爲子
毋墨々無聲無臭只使手指天上天之賦翁如何上眼曰是何所爲

我每日疲困，插木為脚，孜孜走業，汝安閑早寢晏起。
翁每日疲女每夜未知孰苦女曰：翁大醉，請就寢，曰：何々？我不飲，何因致醉？
嗷々一夕，又罵又詈，客不堪，悄悄下梯，纔抽身去。

天趣矣畜
臣妾吉

買妾者至，合山家王婆延客樓上，先喫一盃，須臾而忽引上一處子，年紀纔可一十四五，早梅香動，春信始通，羅浮未試，入趙郎夢，翠袖遮羞，滿面潮紅，却是似蓮花欲發，未發時，誰占周氏之愛，梅花不謝，百花交競，桃花面紅，則紅姿容，或鄙柳枝腰細，則細雙眉甚短，牡丹富麗，中益不惠，海棠極艷，但惜無香，聞得

妙香，暗飄又送上一阿娘，柔姿曼娜，眼涼頸拔，并許始過蛾眉，早剃，刺痕一雙，生藍欲流，正是青山春晚，子規叫雨，貼坐紙席，平氣吞客，堆笑勸盃，賣媚進膝，十分嬌養，三分未盡，見促而下次上一處子，眉秀神清，舉止端正，耻而不憚，幽閑寡言，靜芳占秋比之花中，君子蓋一孝處女，為親鬻身，一婦代出，年始四十，脂粉猶春，額生秋波，真是曉霜涂出，楓一樹秋殘，猶餘數日，紅婆細々說曰：梅則縛二月，養金五兩，菊則四兩，桃三兩，梨二兩，客乃就美論，值婆言一錢難減，婆擢賤勸舉，客辭曰：不上，思矣，一議一勸，事竟不成，客言

近日再擇投酒錢而出，婆急射影撒鹽，曰叱，兵半日費，閑此是無錢揮筭妙方得於西源子言。

永代橋

居士嘗倚着橋欄，南望指點大嶋隱約，若有若無，總山房嶺，削青抹翠，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於遙靄中，可謂壯望也。漕千石，運萬石，天下巨舶皆面橋而碇焉。危樁作林，鱗筵如山，偶聞脚下管絃湧起，攀欄俯水，看時一箇屋船，青簾捲波，錦纜繫風，小堅當爐，飾酒篙師解職，吹烟其聲清朗，知其人外秀中惠，其舟躁熱，知其客身貴，財富隔一橋脚，輕舟橫流。

一僧一醫相對爭，甚了童掌茶，吹火當爐，一人支頤運思，蓋寒儒探詩也。又間一柝兒女喧嘩，香餌亂拋，忽見竿頭引上一鱸魚，吃驚叫苦，連竿放去，望後倒蓋錯爲蛇也。覆壺酒流傾瓶，茶逆碗跳，叙走離橋，避舟一葉漾中流，簾箔長垂，側若無人，黃頭坐下，葉尾假呆仰天，風無兵波，無兵看那舟漸搖動，來忽見大石良雄拉數箇幫間，自下流泝過，倏見伴頭手代商象直走，巨舶乞觀，因借一席排酒，殺于橋下，且歌且舞，興飛魂逝，一釣舟自上流還，揖一叟坐中間，左右數

人收竿理籃叟旋抽手甲整雨衣便々談曰不者乎
新地繁昌聞往時那邊皆沙皆芦朝晚唯聞波濤之
聲桑海之變太平之運濤聲爲嘔哇蘆沙爲亭榭聞
之妓館中有五明木觀等幾箇名樓酷劇酷盛且深
川本所今又別爲一繁昌域者久予頃讀繁昌記既
至三篇末記其所蓋不遑記及也叟顧曰不者乎
那千百父船可謂天下第一港房之鋸山相之浦港
相對作門其間相距總三里一槽口以收四海之潮
實天造地設自然要害且富津暗礁樹劍設穿錐土
人避慣聞或見吸且武江漸沙以往巨船不候潮待

風則不能一直近岸乃萬或外寇入門譬鼠走袋千
艘來麀之萬艘至穢焉然兵家或言武江無要害僅
有賊船突入手無所措植屏置炮且備不虞可笑哉
予嘗論火器與舟具異邦所長而短兵陸戰我勝之
以短較長非策也被脫上岸魚腥沙也予亦擒之萬
亦賊之昔者北條氏廢元賊短兵克之是證是證明
鳴謙禦我策曰云々若縱之登岸則難制兵我長陸
戰異方所畏是亦證々居士拊手曰善適遇橋吏打
捧至呵曰狂人速去不許住脚遂走橋頭聽賣卜者

說針

書舖

昭代右文之數書肆日盛著作歲新稱老舖者五十
為額子肆孫店算百算千且有畫草紙舖者亦五十
為額中分新古各居其半合稱三部又讀本肆十六
借本戶八百此其大略至其子其孫不易算數云
正面唐本兩壁雜本整齊位置積々疊々先生某某
所著書目拓帖翩翩風翻肆頭安置一箇糊造招子
舖主坐欄內對簿而監焉千履萬履客來客去伴頭
磕頭左喏右唯小猴坐起不暇偷睡一士人至上肆
坐下亭主伴頭接風唱喏士曰近日有何奇本伴曰

有々々早抽出數本奉安他面前士略閱曰此既矣
此未也中擇一帙定價而起伴頭納頭謝曰每度蒙
顧多荷也明日早々奉送忽見一儒先生站立肆
頭問曰某書有乎伴長揖曰無々々曰某何如曰無
々小猴吻動伴一閃使眼曰無々有若無有先生遂去
可欺伴誠猴曰若愚假而不反焉能為有猴笑曰二三
子以我為隱乎伴哂曰直在於其中
一醫生至懷抱取出數冊曰是日前所買不佞驟歸
省且還之伴曰唯々翻薄照之曰是々引珠盤算了
曰原價四銖今除之三分現金三銖有奇奉還請收

生色驚曰吁矣是係數日前事纔閱數行表未折紙
未毛除三分不亦已甚乎且聞原價除一書賈常格
何會何會伴曰除二分若舊本之例箇這新本新古
自別且不管他何如本舖以此為格如不滿尊意請
謝請謝生曰帶怒曰格則可然但奈人情請二之十
請百謝伴執格不變生卒服格收銀而出
一個上人紫衣活佛意氣昂然賦上天下我獨尊問訊曰唐詩選
有與伴倒拜曰有夕掌故箋注集注解頤並有何在
上人尋思久之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解便佳且名
目要謹解何如伴曰若未聞曰且出心經一卷曰大



小何如曰不及相煩國字傍注亦足一々值定侍者
從簿算清遂令蒼頭紫袂包之而去一僧檢點鬼冊
而在突然問曰徂徠先生猶在耶伴忍笑曰近年蓋
沒曰當今誰為大儒小猴低聲帶笑曰魚々々
極木報成戶鑰人定書庫內群籍忽為人言嘆曰嗚
呼吾古書兄弟如何噫與兄等偕寓斯倉而後不觀
天日已數十年臘無而後鬱悶如何哉不唯為蠹魚
毀身體而後蜘蛛見侮而後黠鼠被欺千恨月深而
萬感歲深而兄弟出身雖或遇顧者而其值比前日
不啻減三倍噫欲不嘆而得乎而彼何人哉考證穿

鑿魚用書小說俗語俚雜本而而他倒為世所珍
箇披聲曰真嘆々々然其珍之奉此者則未必讀也
則所謂四庫簡名學者耳則位置齊整積之坐右以
粧其書房則珍之非真珍之也則那新書輩見天日
則見但陪考證先生侍矜色儒者則薰其俗德炙其
俗才則其薰其炙孰與我悶則々々又聽一人長歎
短嗟曰年汝聽我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更如何哉
僕原表某氏珍藏世間罕有故先主人某所寫一本
也須拜且撮英法標故且抽華錄傍故細故密銀朱
故點鈔粉故指賣非一旦文所能為也故即之筭之

故換之反之常在其側受知受顧何思先主捐館嗣
子不肖及繼飲博無幾破產白骨未冷手澤猶新早
已黜吾兄弟是故二束三文使吾輩受辱紙縑商手
是故今又轉賣來此是故與君等古書同斯感慨是
故々々追想當初不得不慘然淚下一人從傍臨示
笑曰其々早找淚滴手澤哩嗚呼噫嘻如我梵書新
也不行古也不行如是我聞一切經世間一切沒讀
者決定經決不誦大果經果廢其寶藏經唯寶之空
飽蠹魚耳甚者毀之併經為虛空維識人間孰能識
大智度經雖有奈此愚僧佛典之廢斯謂之古今未

曾有經乎般若法華亦唯爲糊口誦梵書價賤如土
砂書肆平等全無利益嗚呼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孰
不天哭地泣末法々々南無阿彌陀佛一人嘻々笑
曰坐井窺天居庫測世何見之隘何意之蹙大都如
此繁昌人物如此茂盛安知不于林于市城影落形
者好讀古書好誦梵典而古書今日山賈梵典昨日
川賣也且人間出處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行
舍藏樂天而已今世魚用書多則多然隨出隨滅泡
水也似浮雲也似且那萬世不磨者畢竟不在文字
間雖魚吾書亦可何況論其行不行且更魚用書行

可以推太平間暇可以見繁昌殷富看他繁昌記諸
謹佷褻大方可唾物然彼一出洛陽紙貴不啻三倍
不亦奇乎顧夫普世間大方君子孰肯讀之大雅文
人孰肯讀之無丁字者固不讀也少識字者讀亦難
解屈指算之雖有讀者猶寡然而猶有讀者非茲都
也不得大方既已不讀也大雅既已不讀也果知讀
者愚極愚世傳或請一畫師圖愚人畫師乃攬筆寫
一釣者曰不是愚歟或曰善矣且更寫愚師即就其
傍圖空手羨魚人惡々非爲之者釣者而讀之者羨
魚乎今茲不登富人亦咸嘖嘖爲天下儉也然作者

不憚魚益文字災有益梓罪莫大焉愚莫甚焉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存天從鳥翔海縱魚跳江戶
所以為江戶是也夫食一而四斗粟流一冊一銖費
雖天下罪人哉食百錢六合米於作者也猶不得不
之為為之充饑安知非亦人義惠作者將為真愚耶
將不為真愚耶一人中之曰止々々惡々何言反覆
抑揚無頭無尾惡是何言子似為作者回護弄世間
又似焉口給屢憎於人戒之哉曰子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有曝書賈開街下肆曝新曝舊攤雅攤俗大學委塵

中庸籀風手代記春畫本字書墨帖枕藉雜陳一箇
醉客佇立蹙蹙又翻又翻仰面指一本曰亭主呵穿
彼鑿此極考極證不畏公不自量言鄭注不穩朱注
可刪道義不論字句徒鑿大言壯語吐奇驚愚此等
書是也亭主呵何陳這等書何驚這樣冊舖主哂曰
商買易擇鄉無理即理請且去客曰亭主呵亭主呵
此墨本不是今人筆迹歟何以墨之何以帖之唐宋
名家墨迹不為不多何更把這樣摸米擬董俗筆墨
之帖之亭主呵為之者何厚顏賣之何愚買之何愚
何愚主人々々自今藏之勿曝辱休曝愚主色少變猶

哂曰理也々々我商買君且去客又取一本讀過數
紙問曰亭主此本作者汝識乎主引頸目表題曰語
學語書聞其先生去年自上方來未詳其人何如客
曰宜哉其審音韻上方役者率是曰非役者也
俗呼德
儒者爾曰今稱儒者亦與役者不甚異何咎曰且去
客纔欲行却顧曰那大學值幾何曰七十二錢曰這
春本曰八銖銀曰亭主呵箇這修身治國千叔不磨
萬世不刊之書那這弄風弄月牽滄亂倫之具然那
值甚低這則甚貴曰理則然矣然亦寒房釀春愁悵
潮笑把此袋之孰不眉伸眼明男女者人之大欲此

亦世間不可欠物且下之獻上常苦無物金帛他所
有珍竒他所有因或用之爲人事客叱曰亭主妄言
非礼勿見非礼勿聽且公侯貴人治國爲急何遑喜
覽這等物主曰且聞士臨戰展之以出戰輒有利是
所以藏之甲筭曰妄々此事出何書此語載何典古
人無言之後來何物登徒作此妄說妄々呵主人大
學如彼甚賤不是侮聖乎春本如此劇貴不是誨淫
乎亭主若天下罪人白日曝之高價射利大亂人倫
極壞風俗若罪人若罪人遂把數本擲地紅紊金翻
正是鴛鴦夢驚鳳鸞倒翔主忍不住火發心頭喝曰

潑醉畜生若何仇妨我衣食早走一拳打客一打四
隣挺出避攔勸解扶客拽去客叫聲來々々跌過欲
倒聞他喉裏咯々看地便吐衆皆捻鼻逃早見一犬
來掉尾搖耳乾々舐盡客纜攀步又跌犬尾犬驚吼
客顧曰叱畜生天下罪人

愛宕

江城之南突元有山曰愛宕深樹繞腰閑雲出口石
級二道峻者曰男坂迂者曰女坂並自東上男則半
身以上下鐺援攀峻直可知東面茶店數椽架峰起
葺遠望豁達使人魂飛郵舍迤離坊巷條達盡萃于

目下楸枰也似田疇也似朱門白壁某時相連高樓
臺榭稻穗爭秀玩景倚闌者並頭累手有窺遠鏡者
曰北方之山近而黑者忍岡也遠而翠者築波也前
後二道白而明者利根隅田二水也聳者鴻臺也平
者葛西也瓦鱗拔翠東西砒峙本願寺屋頭也竿頭
飄紅魚數星散臘脂鋪招旆也棟隆則五百羅漢拳
螺堂梁脩則射場三十三間堂那邊鳶羣盤舞果知
其下有鰻鱺店這方火樓人面顧盼想望火而國橋
西聽滑稽人前偷從後視外套其々危矣大息曰已
脫矣京橋街頭孰遺錢一索莫人認者好々我拾之

言未既，拊髀曰：「可惜矣！早被人掠。」

數箇藩士，脊景酌酒，蓋係挑茶婢。人間所稱，有桃源。婢向一人曰：

側聞頃者，主携梅林。楊子，號名梅林者，多。昨日，秋山今日，桃源。那話兒，觀楓海晏寺。

何等樂事，可羨！曰：「錯矣！係是遊朋某事，僕不得已為。」

伴勿怪，々々娘如有意為前驅，飛鶴近而目黑遠而大。

帥河原茅從，意所在娘見，肯先奉一盃，誓之一箇手。

遠鏡顧指似曰：「休々看那增本樓上，妓館在干品川，三山亦不遠。汝狎妓。」

立欄招汝，裡婢獻笑曰：「可畏，恐被他誑。」

一騷客避喧，就閑臨風，喫茶吟壁間，留題曰：「相州之。」

海房州山萬里，山水一望間，山色罩烟淡如畫，水光。

收風平似剛，天下舟楫真粟粒，粒々破烟入江灣，笑。

曰：「好矣！自今米賤，惡詩不堪讀畢。」

山麓出增上寺，間曝高連棚，接席懸衣着，攤貨物買。

團子、饜、甘醴、西折，至切通。方言：饜，道。繁雜殊劇，鼓喧吹，詳。

小戲場善，眼人說史，滑稽揆道，售技貨，賈藥高百兩。

爭席鬻物，正面向南，向橫銀鏤小劍，黃金燭臺，西方東。

向居，描金香盒，珊瑚瀝口，東方西向，置文木火桶，蒼。

古鐵瓶，革烟袋，數佩象墜子，幾顆數本，春画數枚，盤。

針古色茶器，新製酒具，細玩色々在，前面提燈，懸畫。

鋸子、算盤、大小相鄰，在隅，博多之帶，鼈甲之櫛，夾襖。

頭巾又陳又排望之精良近之濫惡偽製贗作又委
又曝

一人巾呼藥前面展一幅紙繚欄區域圖鼠行狀或
食廩粟或屠庖肉上燈缸嚼書裝脚字走餘蔬遨側
尸乾鼠數頭牌面書銀山鼠毒

一人練藥叫曰早接々々把磁器做錐碎之即葉合
之末乾故鼓故擲更揚錐敲之錐或碎合則堅

粗梨榻抽追時堆菓大々小々聚類分群十顆一價
幾錢何文插火奴表記之甚賤曰一山四文數夥環
焉把柿筋之我五汝六射其技數中者吸之輸者償

錢

一鍋內數串貫芋貫豆腐種々蘸焉鍋沸烟馨一串
四文文行從人揮食此曰四文屋

孤虛王相五行生克輪圖推日照往察來始可寺言百兩
牌目推占前知見者動謂之見德好色未見一封紙上書曰

今日一點所指無謬
切通之東增上寺門前有馬場挑花連錢泥驄鐵星

泊樂執轡待客只見一人鼓鐙一走姦迅紅星恰飛
往田中繩周旋中規鈎百而反文亦弗過也觀者喝

采一人跨鞍馬驕不行草弗動伯樂強絆策尻策

得塵揚忽見人倒キレタ畢九朝天馬則快走觀者亦喝采
開笑

過場宿寺南坊入ル卷珠簾响風玉几耀日雲母屏風
籠月玫瑰彩籠綴星葡萄繫紫千年運教碧風佩錯
々扁鏡烟々銀流水碎或疑遊水晶宮真上ル崑崙山
障內珠毛墻額面玉西施眉目明徹精神射人正是
江地遊世王母降天ル金剛石假水晶唐物百色煌々
銜光

瓷瓶連懸作幕陶碗積テ作壁花樣盤花可ク餐碧紋
盆碧可掬酒壺花瓢水壺火桶碌々馬瑰々馬手代

坐中間執紙掃接客進世磁器之極造ル庭燈籠製小
便桶ニ僮父站觀レ一箇指桶曰花瓶如許長大蓋侯
家之物一箇妝之低聲曰叱モ赤モ搜モ桶耳

紙糊土偶施粉墨衣錦綺裸羅娘並坐細妓女連立
力士張臂連摩面壁虎頭掉風獅子戲花丹鶴舞玄
龜潛束笛累鼓兼剪春祭織秋鬼面擗狐面妖近製

俳優面具隆鼻者錦升也膝蓋巨眼者三升也杜若
者鼻憤註類曰憤上梅幸者尾上菊五銳巨眼乎銳乎使中老
尾上死註類曰憤上梅幸者尾上菊五銳巨眼乎銳乎使中老
乃精搢妙錦畫之製舍江戶外無有俳優小照花鳥

寫真武者繪勝景圖又張又懸草紙本者近世殊精
良措紅指紫消金消銀正是織女雲錦工猶淺蔣氏
金文針未巧
金鐵鋪紙楮店兼肆履行爭軒占居此所巷窄繁昌
珠見從此神明已詳于二編
寄都俗謂招魂謂
鳴太平鼓繁昌半技也落語也影紙平演史平口百
眼口八人藝于晝平夜交代售技以七日建限盡限
客鳥不減又延日更引期大概一坊一所用樓開場
其家檐角懸籠招子書曰其々出席某日某日夜

分上火肆端置一錢匣匣上堆鹽三堆一大漢在側
叫聲請來請來夜娼呼客聲律甚似面匣壁間連懸
履屐繫小牌為識牌錢別課四文乃無錢至者親懷
履上俗語名此曹謂之油蟲
一樓數楹當輿設座方一筵高若于尺隅置火桶茶
瓶膏湯夜則兩方設燭客爭席占地一席則數月寓
都村客一席則今年參藩士類五六交頸七八接臂
新道外妾代地隱居伴頭乎手代乎男女雜居老少
同位
落語家一人上納頭拜客篋舖剝出儒門塾生謂之

前座旋嘗湯滑舌本帕以拭喙折帕大如拳拭一拭左右剪
燭咳一咳縱橫說起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
醉使手使目踣膝扭腰女樣成態俗語爲鄙假聲寫
倡虛怪形鬼莫世態不扭莫人情不盡落語處使人
絕倒不堪捧腹刺出始下此爲一齣名此時曰中入
於是乎忍便者如廁食烟者呼火渴者令茶飢者命
菓技人乃懸物賣圍圍數百本初連數枝值十數錢
賣了一編餘枝猶茂因低值募之已低未踈更低請
斧數十枝四五文斷根而始剪原圍三枝僅照葉
獻貨早見先生上座親方是也三尺喙長辯驚四筵

今笑妙於向笑後泣妙於前泣親方之醉刺出何及
人情穿鑿世態考證弟子固不若焉也

紙幃一面淡墨魚物笛响鼓鳴乍生數綠松一人從
上戴帽披襖右手揮鈴左手開扇了々明々寫出分
明左顧右旋轉眼動眉應笛揚鈴合鼓翻扇舞々廻
々真是影人有魂舞闌矣一閃晦迹次寫衆卉或梅
或菊又牡丹又芙蓉碧花柝瓣露紫者破青楓改影
霜葉漸紅破時改霞觀者眼眩神奪一口叫妙聽得
祭禮曲鼓諫處双靈柱涌一殿宇湧紅白豎幟大小
張燈賽人往回拋錢祈福既而鼓聲漸歇人影頭滅

夜益深矣遠々聞得叱咤避人聲狐群排行徐々進
步荷蒲席却炬火擔木持竿俗談所謂狐之婚禮是
也纔出双柱狐皆化爲人席變拔筭火變提燈竿化
鎗木化輿奇々怪々變妙機神燈滅狐熾却又照出
那羽生村累女幽鬼爲祟之圖靈牌前佛燈暗香烟
細別懸下一大蘭盆燈那與右衛門者敲鉦念佛只
見幽鬼自燈籠內現出還滅還現漸小漸大嚶々訴
怨須臾漸滅乍見一團微暈葆光不洩朧月收輝
顰卯欲破漸凝漸明眉目了々遂作一人鬼首鮮血
噴怒眼裂點出高僧祐天合掌念經一喝揮數珠怒火

即消不見紫雲變黓金佛來迎蓮花臺上怨魂成佛
妙光四散天花續紛

屏障內口技人在焉唱歌一曲忽聲出一小猴須臾
問答紛然謔話遙々聞得足音在外推門聲推戶敲
一叟至聲咳上坐主客應接寒暖聲畢主道爺近日
何潤叟道苦事奇談主道奇何奇叟道日前一處女
奔我言與爲人妻寧爲翁妾可知老婆生角誰報又
早被那妓簡責困了數日昨始靖難所以今日纔外
出猴道豈夢乎主笑叟音猴聲又挑又謔主道謳一
謔宜洗餘困叟道則佳走乃高聲連呼權助々々僕

權助遙諾，叫聲隨即至，身猶未起，主又連聲，權々始聞足音大，而緩大聲道：何用主道？一同謳和，汝亦佐之。權道：曷不佐僕素善歌，又聞足音送响，又聲出一婆，婆問：吾翁在乎？猴道：在々。主唱喏道：爺尚陽勞，姐今日在斯，不復掛念。今日借歌請姐，亦和三線調，二羽二宮三絃善爲六絃聲，爺唱，婆和，猴賡權吼，權音大濁，猴聲高，清叟急音如扼喉，婆舌音捷而洩，亙歌代和，漸々速往，微音斷續，有魚入空，春替食葉，微雪撲窗，一般也。似却聽清，漸清濁稍濁，弦皷聲還，主人道：興索須別弄奇。猴道：更既已深，百談驗怪，何如。

僉道：好々清話濁說，百談極怪，忽聞風雨驟至，風聲蓬々，雨聲淅々，閉戶聲引，窓聲猴叫，苦權呼驚，一撲地，聞得物墜聲，衆音鎮壓，百事頓休。

裏店

八百八街連背坊新道，從衡曲折，並建裏店，五家一軒，十舍一梁，至劇裏店，結五十爲一部，牙房相對，中間通道，謂之路次，一井同汲，數厠同便，一區畫地，收糞一條，開溝流穢，慶弔相通，出入共門，一門備百不真，俚歌所謂路次六限例，趣西牌上鑰，儒紉工商，紛雜債居，炊飯之烟，朝來雲凝，鼓播之聲，晚間雷轟爰。

寫一裏店略示其一偏萬裏店可推矣

日影近午乞鉢僧歸揖鄰尼曰妙閑姊歸早尼返揖
曰方終脫鞋今日鉢米何如曰少々々因米價翔踊
不唯米少錢亦從少聞葬禮強飯亦無投乞兒可嘆
意矣曰聞與羽北越皆被水患然天下言之蓋十之
一猶曷這樣貴曰全係米賈之為非實米少也鄰儒
堂言無三年蓄曰國非其國官置粟倉蓋為此爾
粟倉之建今已四十年雖有堯水湯旱府下民庶
決不至餓是我貧民所以今日浴賑給一人言之十
日緣支不知御倉所出一日幾何萬鍾大也矣哉

德政聞切姦高私漕數萬包於上方事覺下獄令其
漕返之其他占穀今亦並見沒嚴哉刑也快々堯
舜之仁民從之鉅商大賈今皆歸厚彼米此錢莫一
人不義賑妙々々人氣時雍天氣從美想知明歲有
年逆祝逆祝遇賊綯索都人今食麥吸粥好此小凶
使人始悟粟粒之貴追悔昨日之奢漸趣侈靡大平
之習貪道葢頽度使都人麥粥之儉用諸平生忽聞
間壁有聲歌々々全道僧陋談休為米價雖貴非自
兩買一外恃々々勿為煩々々莫適而非論米價如
予世有飢饉我無飢饉有酒則是朝亦既倒五合痛

快痛快米之有魚我不管不聞乎芝翫之上方留
別一場驚天開地轟轟連中驢之一夕百金一日千
兩千兩千兩而々々成田不動比之無炎水天宮較
之莫影入則啜粥出則販芝翫是江戶人所以為江
戶人孰道儉約儉約楚人遺弓人拾之拋千擲萬畢
竟不之天地外如汝等不知世有大筭計口氣腐儒
樣動說儉陋々煩々忽聽路次頭鐸音鏘々蓋神道
者流還畫膳也

數牝一團負兒抱穉喧嘩林立于井邊適見魚商擔
魚叫過牝等呼住即值商便卸擔倒尾言這般若大

一貫錢外一文難減下牝道食御救米身分一貫難
上牙如遇檢飯羅司至何以應之八百則食推論數
番值定割血作贈作灸恰好小酌叫酒牝頤命曰趁
早提一樽來恰好聞得吹角鳴鑼叫聲錫々牝等皆
付兒四錢遣買於焉乎環坐相依大椀仰醇阿松道
大屋呼位長日那話朝來早出不知何之阿梅道聞往戲
場阿松娘不識知乎彼向人言使兒仕某侯家誕々
其實某商外交且不似候妾面目那幸哲白藉哲掩
醜如使他驚也沒三文顏色然看他自悅驕慢越度
非公家落亂也到底大屋之女大笑々々松使手言

低之聲高恐達梅反目言叱何管其樣毋畏筭錢借
 居要大屋者我輩所役名主閭長俗亦我傭之也彼且
 畏我々々曷畏彼松道聞否本鄉波々卒果免身本鄉元坊
尚其妻年
七十生男實在天保四年豈不生憎稀有々々千古奇孕桓武以來未
 聞想所生兒不鬼則天狗梅道蹴人療病不亦鍛治
 坊天狗童乎那童亦怪毒庵老言天狗與人雜居縱
 治病殆無人魔之別妖莫甚焉不說不已藥賣唯如
 童子脚但如然那天童不獨蹴疾可謂亦踏醫面好
 笑阿竹道那典舖老婆不類高與每遇混堂鼻以應
 人叱々五二三六店無表裏何容貴賤要以有我貧

彼生活百錢往四文外捐利也時貸也年中供奉
 皆自此方咄何揚氣臍下沸茶俗語那寺社亦然寺者佛者
音近自筆
多謬看人如犬常言治癩癩治癩癩癩癩意
天下然彼藥籠亦
 沒有寺社者寺社也藥籠不持俗語是不那輩之謂乎
 喧嘩方酬主人擔空籃歸叱如何早歸夫道今日
 造化高一餉賣清羸亦不少因為鄉買簪出一籜苞
 放在婦前道一浴歸婦道先操一汲往夫便提軍持
 出
 間壁二盲人方覺伸一伸曰宮市俗語名何時派曰昨之
 今時曰舍々昨夜何如有獲乎曰有々造化大高出

則徑按了二肩出則又被呼連摩四脚出即呼其家
逆旅五肩六脚偷手略按歸就寢東方已白曰予熟
睡不知汝歸汝連夕好運其而往二三年內檢校警
可取曰舍之汝辭佞善屈善忍妙取人意思如汝必
檢校豫買祝酒曰休調曰聞汝近多調旋家須勤
須勤如士人謁擡舉不唯善屈且苦人事我曹比之
十分利害我出身全因他人錢忽聽小婢推曰怨
々曰奚自曰自橫坊塢舖火急請貴療曰不亦家娘
苦癢歟曰不然家丈從場所通其家還痼疾偶動曰諾先
去隨即至宮問曰塢舖誰曰那日算債商耳偶簧鼻

孔低昂嗅空曰佳馨々々誰家命鱸炙又傾耳孔曰
好響河漏画送來猛聽得外面刮喇風波大起盲等
稠章待走會一商至一檐兩箇脩画画外面書金山
寺鑿曰休駭休走今日表面酒店始開肆乃賣索人
來要錢也耳
只見一箇々一椽打扮負箱荷傘喧雜歸至一同揖
主人主人道列位勞與又見一手下走還主道今日
牌數幾許手下蹙眉曰又從昨減今番駱駝不復如
前番甚沒景氣作者按世所謹山師者蓋是原來無
常產藥也菓子也勸物開帳相時出業乘變下手這

般商賈都下繁昌亦可見

路次窮處最後一戶有一浪人住焉有隣德孤戶聞
竈寒酒廝魚高認得不過及此所獨見大屋屢來責
宿錢今日亦踵伍長自外問先生在乎生曰在請
入坐伍長上席從容言曰果知所約宿債今日辨了
生曰未矣長少作色而不言有頃曰君不誓乎今日
決辨今日而未抑何日算得延日延月延至今日今
日而未地主面前我更推何一句我進退亦谷噫生
搔首曰僕實無辭然君子之窮無借令延十年償決
不欠一文曰然豈能然乎所不信者猶有如皦日長曰君皦日

予素照知但奈地主不亦苦乎生默矣我何言乎長沈
吟有間曰君皦日知者則知世間難通為君籌之魚
如出仕雖小祿云祿則有力予姻族女子現奉仕君
舊藩且侍醫某亦予舊知豈不好因緣乎此手請援
飢寒或救君如少屈予亦從宜贊成生少作色曰休
々厚意可拜奈平生所學外賂內謁死亦難為枉尺
直寸古賢戒之如見內之疚有欺已三百雖免宿錢
責一生遺憾萬劫難消人間萬事天々命々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守命樂天此間着多少妙味菜羹飯長哂曰
如君天命我未肯解以予所思言之窮手可下之所

極足可容之地，屈可屈之首，折可折之腰，屈々折々，然而弗成矣。斯之謂命歟？袖手俟命，想不然矣。伯夷叔齊，我不與也。主亦哂曰：俗論々々，世間如君，繫以爲夷齊魚，用于世，大非矣。殊不然矣。千載之下，使頑夫廉，其有用也不止。一世士不用，則亦若是而已。且如僕，繁昌太平之民，就爲夷齊之行，決不至夷齊之餓。勿煩尊慮。且君言僕袖手，丈人不悉。僕亦可爲之。今盡焉不獨，依內謁已聞。今君英明好學，世言明君復出，僕乃前者再上書執事某。韓氏書入不報遂立門，枕蹠不報。草本現，有便就机，上抽一草文示。

之曰：是第二書，我讀君聽。讀起曰：某頓首再拜謹奉書執事某。左右夫人之恩，奮者情也。矣理也。矣賢乎愚乎，孰得不眷戀於此也哉？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巢人而忘奮，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矣生深山窮谷而與水石麋鹿居而游者，一日聞都下繁昌興曰：盍適其來住，數年僅嘗大都會土之風味，便謂故國昔陋矣。丈夫開業弘術，出身顯名，舍此何之？不遂定終焉之志也。蓋少矣。然而雖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富，莫爲而弗成，莫思而弗遂。身體強健，子孫繁滋，氣盈神王乎？然猶弗動一點思奮之情於觸事感物之

際也蓋亦決不能矣况乎其貧且病者情之所然也
 理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主而避昏就明蓋亦情也兵
 此亦理也兵伊尹真鼎鄒陽背淮理之所然也情之
 所然也鳥猶擇木棲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反情非人
 之所為也某亦人也鳥之不如乎安為獨戾理反情
 忘舊就昏之為雖某不似亦飾固陋之心于東西于
 南北未必可言仕難求也然尚不之然尚不于僂三
 十年來不僂之首屈一萬餘日不屈之膝謁之于執
 事之門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明而不為戾理反情
 之為也前日上書後待命之日之長一刻信為三秋

之思然于今三十日猶未得宜得之命是所以不俟
 宜俟之命也顧執事之意為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廷
 興廢繼絕將有為之秋豈曰不可而可歟抑猶疑某
 為久耶請自白之某弱冠前放達不羈不擇所交太
 平之世雖未至劫人掠物可為之惡亦莫不為然一
 且改志勵志以來行願言言願行廿年孜孜如一日
 者鄉曲所知也知識所見也鬼之所睨也天之所鑒
 也又蓋執事所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焉若今日而
 不舉萬劫卒莫可起之理矣某則蹈東海之波飲恨
 死而已伏冀哀此情察此理蒙一言之薦嗚呼使朝

庭繼絕而共天職某立身而食天祿者實在執事一
出入息之間也耳是以犯罪忘愚今復敢進此言亦
惟少垂憐焉惶懼無已曰某既如是猶為未下手耶
猶為未容足耶若是而如此僕於是乎浩然知莫與
為草莽期死草瓢樂道笑而止焉乃去歲者謁先塋
于故國為文謝之有祭文我讀君聽長謝曰好々々
吾過矣莫讀可也生曰如何然以此證之不可不讀
不可不聽聽々更恭捧一紙讀下曰不肖某誓首再
拜奉祭于先考某府君之靈某尚孩君以病歸老于
本國某以鞠於舅氏之故不得與共從某尚提兵赴

至告凶然千里之路三尺之童舅氏之私愛星行不
容生離別卒為死離別嗚呼哀哉恩情永終某已長
矣聞之於親戚與知識君氣溫度大克孝于家與人
交忠其出而仕特辱某廟之知祿位暴崇以職在錢
穀故奔命四方善交大賈與豪農鞠躬當公家之急
于官干事不為無功嗟夫君而有斯不肖之子豈某
氏之餘福罄乎君躬耶某局量褊淺愚且侗雖好讀
書道未有所少通不孝于家無用于世三十餘年之
今獨極一身之窮然其不自量庶幾立身起宗此心
難死每思之冲々焉聞今君賢世稱復見某公某便

以爲繼絕與廢宜在其初政也去年三月立門抗疏
恭訴愚直人報命乎時之難逢長又欠又欠言
後文猶良生言僅數句且少勉之曰清朝豈謂有
父掩明乎顧係吾曹々也耳志雖不成不肖之事畢
矣果知書錦之榮卒無以慰神之襟胸便忍耻於故
國不敢醜身之龍鍾來祭以此言而清酌是供焉伏
冀在天之靈釋愠愍愚曰不肖之子猶善守饑寒不
紊祖先者纔有不與人子同惟慈是眷翻然下十蒼
穹長坐睡不覺生絕叫拊案曰讀畢矣長瞿然眼明
曰好々々我過矣適聞間壁樓上撲々爲喚靜中有

動速送機聲生曰那响何長爲不聞曰我耳沒物上
生曰長戒之魚或誤子乎西隣婆家亦多女履烏或
深夜通門戒之哉魚誤子乎大屋之鑑不遠在今年
故獄木巷俗殊惡東隣西舍奢侈過分晝而鱸炙夕
而河漏乃去歲官粟賑疫或言這般陳不下喉雜糅
炊之至甚舉以換之不畏官乎不畏天也今日之賑
咸言始知天恩之大晚矣知之長戒哉長率以正之
嘉最不正君謂末如之何者我亦不肯解以予所忠
言之窮乎可下之所極足可容之地致々砒々斃而
止而猶弗正也斯之謂末奈云乎袒手尺臆唯責宿

實唯貪博料貪々我不與也且如長與名主自雖賤
職重須少學問苟爲人上不解大義亦誤人亦誤已
如君勸僕內謁即是也昇平文運之盛寒鄉僻地稱
名主者莫不皆學然江戶則反不然那名字者大概
薄鬢鈎髮半掛短披帶間那名主那殆無分別表者
德之符照面知職可不慎乎時見一丁男領送蕎麥
直推戶徑措而去長顧曰今朝有新賃人新賃者例送
河漏通親
色喜肚裏暗謂今晚免飢驟看雪花噴窓風刀剝壁
長出仰天曰祥瑞屢臻未年豐々

繁昌記三篇終

